

# 《百花新咏》序

□ 合肥 徐子芳

诗曰：一花一世界，一字见情怀。  
绽放千家梦，芳心细剪裁。①

花声动于新草，花色染于嫩枝。听花开之五声，唱生活之旋律；赏花开之七色，知人生之况味。有花方萌诗意，有诗更添花妆。桃之夭夭兮，灼灼其华；山有扶苏兮，隰有其芳。移佳丽于纤枝，引童颜于碧床。《诗经》与群芳连体，成经典而咏唱。

古往今来，诗花同框。咏花诗词不绝于世，车载斗量。灿若星汉，源远流长。名篇迭出，雅品琳琅。云破弄以疏影，水动浮以暗香。黄花瘦而盈袖，春意闹而流芳。归玉堂还对皎月，烧高烛又照红妆。孤枝发于深雪，俏容绽于野壤。高秋身带金甲，接天心怀紫阳。红唇耀而明眼，粉脸姣而出墙。

今喜《百花新咏》，结枝出秀，诗情竞爽。集当代之诗家，吟百花之诗章。一花一世界，一叶一玄黄。寄才情以枝叶，铸风骨以咏章。纵笔见于潇洒，放怀度于敞亮。灵感生而命笔，妙悟出而举觞。澄心荡荡，情愫朗朗。清丽出秀，温婉流宕。蓄则暗香浮动，放则游刃飞扬。思绪连接千载，意境贯注万象。秀句高蹈其义，巧语智解其详。韵流转于水岸，字推敲于梦乡。景行花前月下，仰止陌上野芳。有花倍觉

心暖，无花始知梦殇。不袭陈词旧调，且吟雅体新章。

化花色于谐美，化诗境以精深。诚如司空图所言：“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冲淡自求，境深如春。张双柱《梅十章之一》与丁德涵《桃花》均以花喻人，以言涵情。诗境如“窈窕深谷，时见美人”之空踪。花耶？人耶？真个美人似花，花是美人。情致深婉，风姿绰约；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点染之间，乃臻化境。李素芬《春兰》七律结句，以对仗收尾，不粘不脱，从容如闻。“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律诗尾联对仗，在古人作品中也稀有繁英。以词论境，亦有上乘。蔡发保《行香子·梅》，以一“赏”字统领下阙后三句，设境探幽，一波三叠。让人不能观止，复异倍加传神。同为咏梅，杨长华《临江仙·梅》，以“暗”对“瘦”，以“浮”对“傲”，虚虚实实，飘逸于无形，綉缦于环中。

李朝晖《映山红》与朱庆文《玫瑰花》，都是借景写情，妙趣横生；命意蓄素，慷慨放吟。张明军《冬日芙蓉》与徐学文《咏水仙花》，皆不着花色，却闻其香；不言其态，却辨其质。姿翩翩而胜出，情烈烈而充盈。李玉《莲花》诗中“绿云”“温红”“潮烟”“晴阳”等，用词色艳体媚，动静相谐；诗情

画意，浑然天成。“腮含妩媚情如火，袖舞纤姿态若仙。”徐素芬七律《金银花》咏物状貌，会意传神；深致入品，精彩艳声。张宜武《桃花》与《一品红》，两绝皆先承后转，一笔荡开，潜气突升。落花无语，人淡如菊。载行止而悠远，去痕迹而意通。而张焱四阙咏花词皆为长调，词语熨帖细密，思绪联翩起伏。张动静于迭宕，糅风姿于玄宗。如《念奴娇·秋海棠》，语境似谱似谑，衬托点染，妙趣横生。又如《沁园春·秋菊》，语意双关，声在言外，意在言中。以客观之景物，涂主观之色彩；假明暗以对比，借浓淡以区分。然张双柱《鹧鸪天·油菜花》词语看似信手拈来，实则体素储洁，朴实厚重。上阙写景，下阙比义。趋淡泊于热烈，寄俚语于天真。尤其是“蹂躏”一词涉险妙用，力度冷隽爆增。

咏高怀以言志，写禅意以传神。朱庆文《梅花》与张应中《菊花》，看似咏花，实则言志。“香飞雪影寒无力，一笑西风傲月魂。”李素芬《雪菊》之“笑”，神传情怀之外，志铸形影之中。面对桂花满树开，在王观麟眼里，则是“碧树轻搔一束诗”；当榴花照眼明时，王建强吟哦“莫怨才情流露晚，珠玑满腹待秋来”。然值得称道者闵济林《鹧鸪天·四时花卉十二韵》，将梅花、春

兰、桃花、蔷薇、石榴、栀子花、芙蓉、桂花、菊花、水仙、腊梅、迎春花，十二款应时花卉，依时序咏唱，写气图貌，配色选声；诗韵流淌，姹紫嫣红。咏梅花：“枝间气节唤青女，叶上精魂系老翁。”借花取喻，托景寄情。咏桃花：“去岁今朝人已殊，桃花陌上梦中书。”巧用诗典，句精情浓。咏栀子花：“世间谁去学高雅，不嫁春光也坦然。”衬托点染，翩若飞鸿。咏迎春花：“闲藏多少深意”，却“梦起年头听远声”，着一“闲”字，尽得葱茏。李玉十六阙咏花词，亦入手擒题，相摩相荡，珠圆玉润。潘乐乐《烛影摇红·榴花落作》，旨在“后”字，别开蹊径。上阙尽情渲染榴花飘落时的落寞之情，连往日辉煌的街灯也变得昏暗如飘。“飘暗”注入了作者的感情色彩，凄清之愁意油然而生。下阙落笔思绪起伏，寄托遥深。“更无深处唤深愁”，著一“唤”字，与题旨“后”前后呼应，以愁见风怀，真个是惆怅万千，何处与人说？全词幽情素淡，泪眼朦胧，波澜起伏，一气贯通。

《百花新咏》借百花之艳丽，展千重之芬芳；挟时代之大梦，唱希望之流响。婉婉焉，灿若星海；浩浩焉，漫若天光。一卷在手，收云霞以标映；千姿赏目，集色香以道。吾朝观夕览，爱其芬芳。（注①：本诗为新韵。）

## 爬格子

□ 合肥 日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年春，我十分有幸地从连队被抽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当报道员。从此后，我就与“爬格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我所在的团报道组住在全团最南侧一幢五十年代建造的坐西门朝东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大礼堂后台一排化妆间改用宿舍里。这排房，高于地面约有1米。共有5间房，新闻干事和我们3个报道员每人一个单间，另外一大间用作报道组的会议室兼阅览室，窗外是团直属队一片小生产菜地，可算是全团闹中取静的最好一块“风水宝地”。我背着背包兴高采烈地从连队赶来报道组报到，新闻干事就把我领进北边第二间宿舍，说：“你就住这间房！好好整理一下房间，有什么需要你找我。”他边说边把一把钥匙往我手上一塞，退出了房间。

新闻干事离开后，我仔仔细细端详着这间宿舍。房间不大，约有十几个平方米，摆设也十分简单。一张单人床，靠窗边上放着一把藤椅和一张写字桌。桌上放着一个黑色手摇式电话，以及一摞带格子的稿纸和一打信封。房间的配制与摆设，比连队的连长、指导员规格还要高，这足以体现部队对“爬格子”工作的重视。用团长常说的一句话：“我当团长，就是抓好‘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两杆子’都过硬了，全团的战斗力才能得到有效展现。”所以全团对“爬格子”与军事训练一样的高度重视，齐抓并进。正因为这样，我这个“新兵蛋子”才有机会住进了一个与机关单身干部和连级干部一样待遇的单间，再也不用害怕影响同班战友休息，而躲在被窝里、蚊帐里，打着手电写看书了。部队为我们这些“爬格子”的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为不辜负部队的期望，我“爬格子”的热情和激情格外高涨。白天我下连队采访，晚上我就伏案写作。

北方夏季的夜晚，格外闷热，再加上

我们的宿舍又紧挨着一片菜地，俗话说：“干苍蝇，水蚊子”，因而房间的蚊虫也就特别的多，我就光着背，身披一条湿毛巾，一边手拿着报纸摇着，驱赶着蚊虫，一边手握笔，爬着方字格；冬季的北方，虽没到“滴水成冰”程度，但天气却是十分的寒冷。为了驱寒，我常常是穿着棉大衣、棉鞋，外加擦着棉被，挑灯夜战。有时写困了，就跑到洗漱间，打开自来水，把头伸到自来水龙头下，用凉水好好冲洗一会……这“爬格子”的艰辛，是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

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可这在我身上，并没有得到验证。每当我兴致勃勃地把稿件投进邮箱，可等来的都是件件如同“泥牛过河，有去无回”。由此，我失望过，也迷茫过。我从一次次失败中，更加懂得“爬格子”光能吃苦，远远不够！光有热情和激情，也远远不够……

我想，谁都不是天生下来就是“爬格子”那块料。远的不说，有位1968年入伍的同乡老首长，刚当兵那会，在连队里放牛。有天，在放牛时遇上一件好人好事，他一时找不到带方字格的稿纸，就掏出口袋里的一包香烟，把烟一支支地取出来，然后就在这香烟盒子上把这件事写了下来，没想到一投到报社，居然很快就变成了铅字。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写出大量在全军很有影响的好新闻，而且还成为全军著名的“新闻官”。老首长的成长故事，激励着我，我咬紧牙关在方字格中默默地“爬”着……我的毅力仍没“立竿见影”的回报。正当我准备重返连队，继续当兵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一周时间内，一连署我大名的五篇报道，居然出现在军区和几家中央级大报的报端上。我一下就成了全团有名的“笔杆子”。

从“爬格子”得到我终生受益的一条启示就是：失败乃成功之母。做任何事，只要不怕挫折，直面失败，就能厚积薄发，走向成功。

## 信念如磐自晓天

□ 合肥 戴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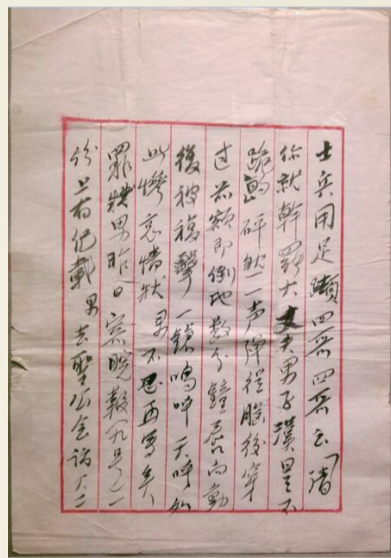
委，擎旗打头阵，激情如火喷。

你回家乡干革命，位于后大街龙门巷内的张公馆，已容不下你志存高远的心，留过洋的“四少爷”居然轻装短打到乡村，发动贫雇农“闹翻身”。你多方募集款项，支援鄂豫皖苏区红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组织游击队，民团夺武器，意在星火燎原，扭转乾坤。你到张新圩寻故访亲，又佯装肚子疼急需进城看病，把看家护院的十多支长短枪偷藏在充作担架的凉床下，捎带出圩门。大伯父岂能容忍？抓捕你意欲“大义灭亲”。你的母亲和妻子费了老大劲把你赎回，可是你辗转沪上和宣城，宣传马列，际会风云。

你于1936年在安庆又一次被捕，牢门深深。敌人严刑拷打，你却守口如瓶。你的六弟描述你9月8日由饮马塘看守所赴刑场，经肃肃路、黄家狮、小栅子，“到东门外一路唱党歌”，记录了你慷慨赴死的履痕。你壮烈牺牲，年仅30岁。

你生前在四姐妹的眼中，就是“我们张家的英雄”。“忽然天外飞来”九如巷，仆仆风尘。她们称赞你何止是“美少年”，何止是“英俊”，简直就是古希腊宙斯之神，救世拯民。兆和问：“要不要钱用，冷不冷？”充和夸：“你真英雄！你进过几次监狱？”你答：“不稀奇，我还进过日本监狱呢！”大有“我不入、谁入地狱”决绝之心。你的殉难，令人肃然起敬，也惊动了姐夫沈从文，他以你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大小阮》，感天撼地，一往情深。

信念如磐，壮志凌云，字里行间，意切情真。令人欣慰的是，新近发现的你就义前写于狱中和就义后亲属们写的这批家信，收藏者张庆已决定捐出，将永久展陈于下个月落成的安庆市博物馆新馆，昭历史，励后昆。你长眠于合肥，浩气长存。正是：青山英烈在，把酒慰忠魂。陌上百花伴春雨，心香一瓣祭故人！



潇潇春雨，车窗潏潏，行人欲断魂。从合肥到安庆，读烈士家书，感慨足珍。我在泪眼婆娑中缅怀，我在记忆的长河中追寻——“此地宣城”？可偏偏容不下一个如邹容所说的“革命军”。八十三年前，你视死如归，大义凛凛，伟岸身躯是大写的人；八十三年了，你音容宛在，历久弥新，生生充满精气神！

你1906年生于合肥西乡，系出名门，曾祖是淮军第二号人物、两江总督张树声。到你这一代，后置辈分，谱名张鼎和，学名张璋，化名张晓天，立志破晓改天，名如其人。张元和、张充和、张兆和、张充和是你的“嫡堂姐妹”，英名耀星汉，芳名烁古今。辗转求学路，你从家乡合肥到天津，读南开再投黄埔，尔后赴日本，归来上辅仁。你19岁入党，投身革命，以笔作枪，救亡图存。你以安徽同乡的身份，与“未名社”的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联合曹靖华、范文澜等进步人士和作家，筹备北方“左联”，组建文学新军。你当选执